

艺4.5
艺术品鉴赏/平台
展览 现代快报+

2023/11/25 星期六

责编:王凡 美编:唐斐 组版:郝莎莎

江苏省国画院近年引进专业人员系列汇报展
第二十八回——
安一辉中国画作品展

展览时间:2023年11月22日—12月6日(每逢周一闭馆)
展览地点:江苏省国画院美术馆(南京市鼓楼区虎踞路175-1号)

安一辉谈山水画写生:印证传统,体悟自然

□安一辉

安一辉中国画作品展 在江苏省国画院美术馆开展



展览现场嘉宾合影



作品捐赠仪式

2023年11月22日下午3时,“江苏省国画院近年引进专业人员系列汇报展·安一辉中国画作品展”在江苏省国画院美术馆开展。安一辉是该院于2022年引进的一位山水画专业创作人员,现为山水画创作研究所专职画师,他将新近创作的六十五幅作品展现在这里与各位专家、同仁进行交流。本次展览是“江苏省国画院近年引进专业人员系列汇报展”活动的第二十八回展。

为积极响应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关于加强画院人才建设、学术建设、品牌建设的要求,实际展示画院近年新引进专业人员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水平,活跃研究氛围,促进学术交流,2016年开始,由画院山水画创作研究所、人物画创作研究所、花鸟画创作研究所、美术理论研究所配合,在江苏

省国画院美术馆举办“江苏省国画院近年引进专业人员系列汇报展”。陆续展出画院自2010年以来引进的中国画专业创作人员调入画院之后的新创作成果,总结经验,切实批评,有效促进。希望以“系列汇报展”为契机,切实倡导和继承“金陵画派”深入现实生活、追求传统经典、科学开拓创新的艺术精神,进一步促进江苏省国画院艺术创作与研究水平迈上新台阶。

展览将持续至2023年12月6日。

艺文

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江苏省国画院党总支书记孙士泽,向安一辉颁发



安一辉

1983年11月生于江苏省徐州市。2013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获艺术硕士学位。2022年入职江苏省国画院,现为江苏省国画院山水画创作研究所专职画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作品入选三届民族美术双年展等。



《三斗丹崖》230×125cm

《三斗晚烟》180×97cm

“写生”的概念,现在一般都理解为直接以实物或风景为对象进行描绘的作画方式。它是从西方传过来的美术术语,在中国古人称之为“师造化”。山水画发展到今天,“写生”已经成为研习山水画中印证传统理法、搜集素材、体悟自然造化、形成新笔墨语言必不可少的过程。本文结合个人感受,谈谈我的几点体会。

一、取景

取景是我们在写生中碰到的首要问题。对此我们首先要选取景的核心要求,就是要有主次,有取舍,注意近、中、远景物的安排。因此,在取景中我们通常要选取具有空间感的场景,理性地组织、取舍和重构,尊重主观感受,尊重大自然,以期能够取得更好的画面效果。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当我们在“享受”精心所取之景时,我们也会常常不自觉地被自然“牵着走”,写生时对自然物象不加处理如实地描绘,个人的主观意识未必能得到很好地发挥,导致画面的最终效果平淡无奇。反而一些看似无法入画的普通场景,在写生中为了获得更好的画面效果,个人对画面秩序组织安排的主观性会得到更多发挥,画面往往会有出其不意的新奇效果。在我看来,景的“好”与“坏”并不是那么重要,写生的目的决定取景的方式。对于场景的客观性要求比较高或是有特殊场景要求的写生,如何取景对后期写生乃至创作作品的影响要重要得多。更多表现作者主观的感受或对于绘画语言思考的这类写生作品,自然物象更多是一种表达的媒介、一种提示,对于如何取景较之前者要宽松得多。当今的山水画写生不单是搜集素材,它应该是兼顾传统的“目识心记”“游观”“体悟体察”外又兼具创作目的艺术活动。正因如此,我们在面对取景这一问题时,所取之景与个人主观艺术处理意识之间的比重关系应该是值得思考权衡的重要问题。

二、造景

与取景类似的造景问题也是一样的。自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道:“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他认为山水画要做到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四可”之境,至此,历代画家在造景布局中必有路可行,有景可望可游,有房舍可居。“四可”之境的总结为文人士大夫的“卧游”“畅神”“怡情”的审美观照和社会功能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操作方式。随着山水画的发展,其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宗炳提出的“畅神”之说,使得山水画“怡

情”功能得以出现,即可使观者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审美境界。新中国成立初期,山水画承载着政治宣传与讴歌新社会的现实功能,山水画多为用写生的方式表现新生活的“新山水画”,着眼于时代精神风貌的展现,因而在题材上多选择社会建设、山河新貌、革命圣地等内容入画。这些山水作品,从艺术审美的侧面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新中国雄伟壮丽的河山,记录了新中国战天斗地、日新月异的发展新貌,追怀了可歌可泣、辉煌卓越的革命勋业。由于更加注重画面的现实性、主题性,造景依托写生所得素材,较为写实,其方式不同于传统山水画。20世纪90年代初,山水画的功能由着重对社会功能的承载转向对个体审美关注。山水画由教育、认知功能为主转变成为以审美功能为主。从对社会的关注转变为对艺术自身的关注,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因此当今时代,一幅作品自身艺术语言的完整性就变得更为重要,写生中大可不必煞费苦心营造可供行走游玩的道路场景,也没必要点缀文人寄情山林的幽居之处,更不用强调某一主题的现实性、完整性。例如画面中的房子,我认为不应该是一种符号性的点缀,而应该是画面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基于此房屋的结构线也得不是这么重要了,就如同一棵树,我们可以根据需要改变其高矮甚至结构,那么房屋建筑作为画面的一部分也应当根据需要做出积极调整才是。因此丰富的传统造景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也给了我们继续创造的可能性。

三、笔墨与造型
说起笔墨与造型似乎多是在人物画中探讨。想必是传统人物画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面临笔墨表现与人物结构写实之间矛盾关系较为突出的缘故吧。在我看来山水画写生中也同样面临笔墨与造型的关系问题。先说笔墨,中国画的文人画进程也是笔墨技法逐渐丰富、内涵逐渐完善、地位逐渐确立的过程。乃至直到今天在评价一幅作品时,笔墨仍是作为最为重要的品评标准。笔墨既是状物传情的手段,也是精神内涵的载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笔墨超越其本身的自然属性而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它使得中国画不同于其他画种,中国画的特殊性和独特地位得以体现。中国画的文人画进程也是其笔墨地位凸显的过程,但成于此也败于此,我们也应当看到,笔墨只是中国画的基本语言之一,如同结构、色彩、明暗等都是众

多绘画语言之一。一味过分强调笔墨的价值和意义必然导致绘画语言的不平衡、不完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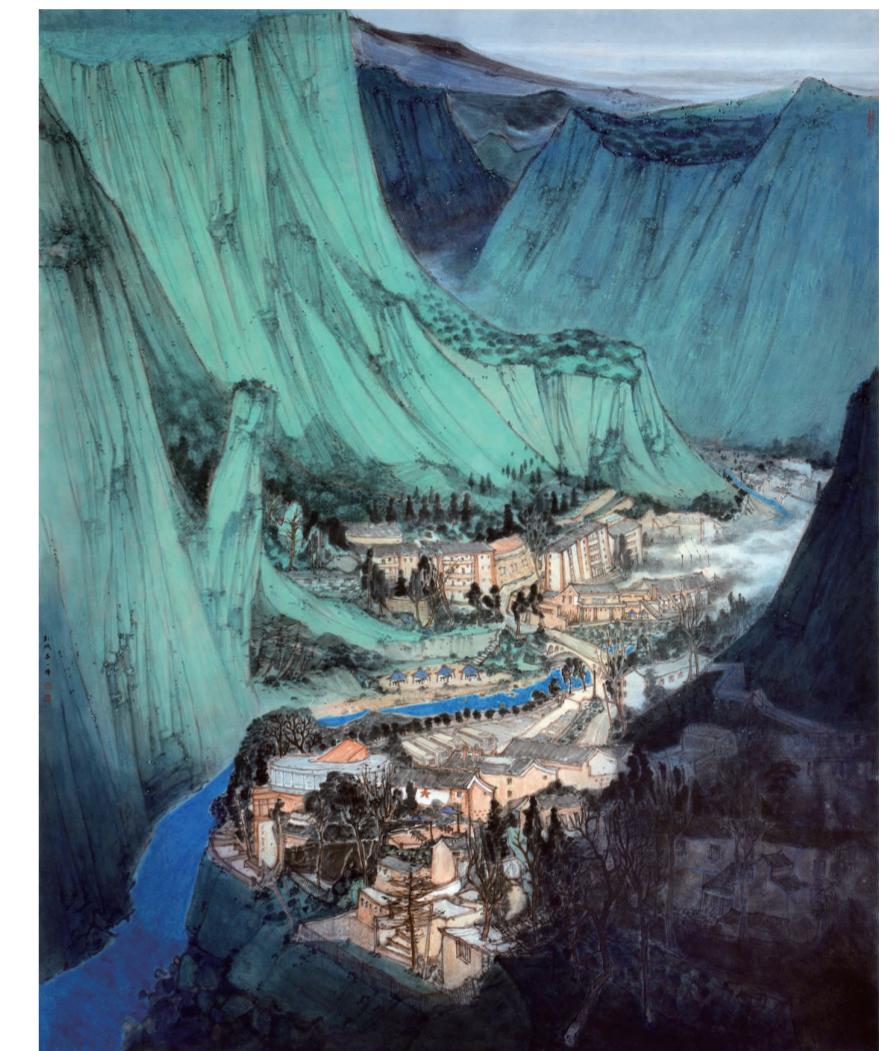
再说造型,造型也是中国画最基本的绘画语言。在我看来,笔墨是手段,造型是目的,笔墨与造型应该是相互生发的关系。笔势、墨法可以引导造型中的节奏乃至结构关系,同时造型的约束也给予笔墨特定的空间界限,由此笔墨和造型的精准得以确立且相辅相成,相互生发。山水画写生中把握好笔墨与造型的关系,既可以避免一味强调笔墨导致造型不足失去造型艺术的基本要求,也可以避免徒有造型而笔墨缺失,失去中国画的内在精神。

四、造境

我们可以把山水画造境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有我之境”即以表现画家主观感受为主的作品。倪云林作品中“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聊写胸中逸气”即为其中代表。将创作者主观心境、情感的表现提到作品的首要位置,这无疑提升了对个体生命和个性的坚持和张扬,个体创造性得到极大发挥。广义上说只要非“有我之境”都应该是“无我之境”,但在这里只是针对作品表现更多关注自然造化这一类型来探讨。与之相对应的如“气象萧疏,烟林清旷”的李成之画,“远峰之顶,宛有返照之色”的董源山水。画家对自然造化的观察和体悟,描摹刻画,感受自然山水之气息和神韵,纵观山水画史,山水画造境的变化,跟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大体来说,五代北宋山水画造境为“无我之境”,元代山水画多为“有我之境”,明清时期山水画有人谓之“笔墨之境”也即“无我之境”。当今时代,写生中我们选择哪种造境方式我认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造境意的确定和目的明确,这有利于像笔墨这样的基本绘画语言指向的明确。

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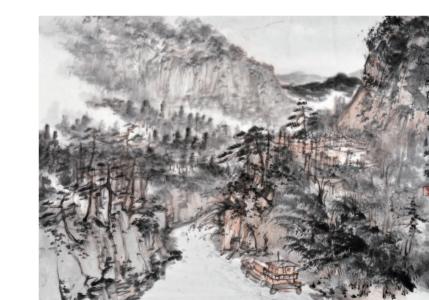
当今,临摹、写生、创作已经变成学习山水画必不可少的三部分,而写生更是衔接临摹和创作的重要阶段。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对于一个画家来说,通过写生研究自然来印证传统经典,同时总结自然的过程就是进入创作阶段的准备。艺术的发展是时代审美和文化心理结构下的产物,近代山水画的发展吸收了优秀的传统经验,又在写生实践中广收博取,在兼顾传统写生中的“游观悟记”外又能积极借鉴西方写生方法,开放的状态也为山水画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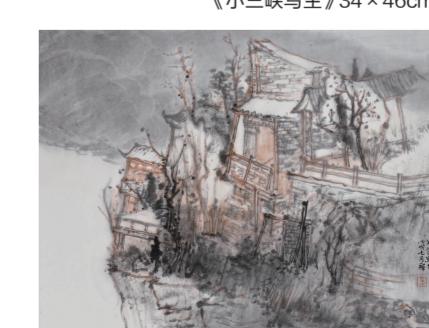
《夷陵曙光》240×19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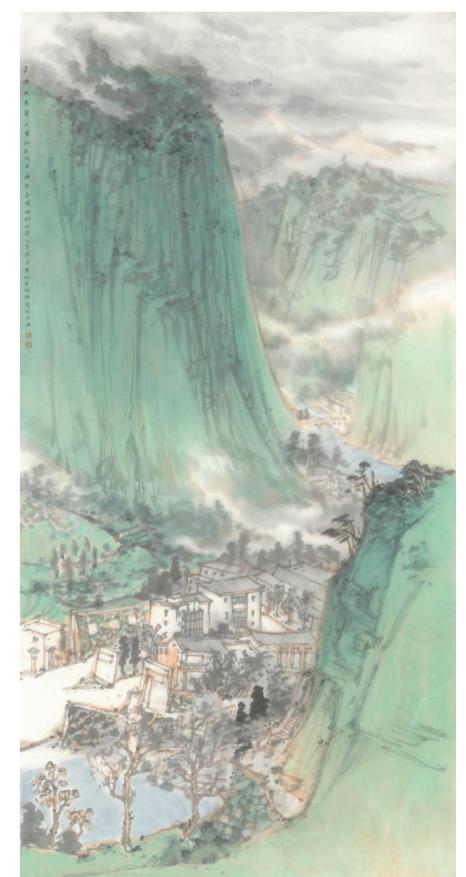
《赵家洼写生》48×60cm



《小三峡写生》34×46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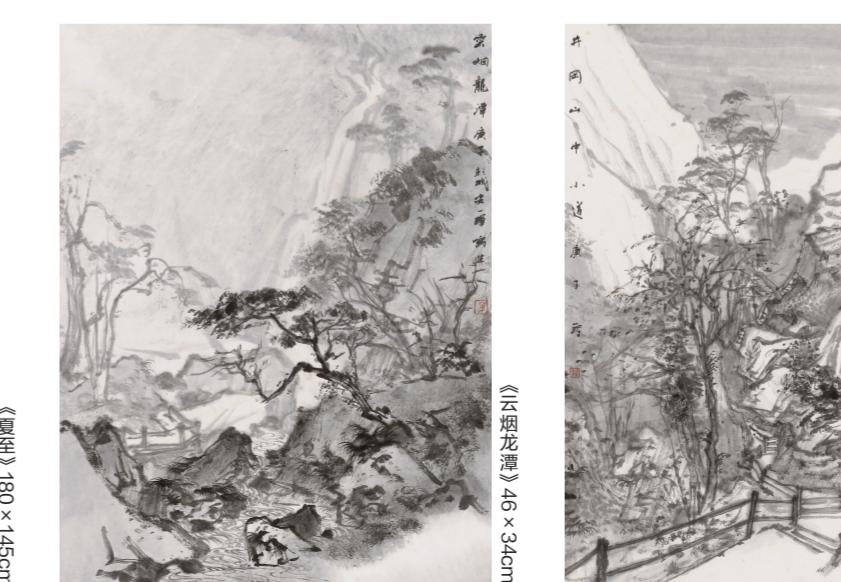
《井冈山中小道》46×30cm



《云烟白马营》138×69cm



《夏至》180×145cm



《云烟龙潭》46×30cm

《芙蓉写生》34×46cm